

丁墨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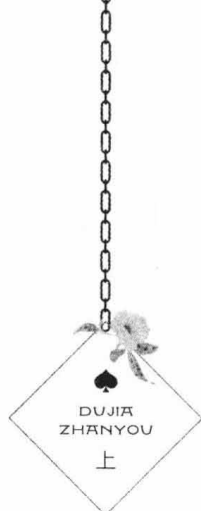
独家占有

♠
DUJIA
ZHANYOU
上

囚禁我的，不是你最初给予的牢笼，
而是那颗最温柔炽热的心。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独家占有

丁墨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 HUA ZHOU WEN YI CHU BAN SH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独家占有 / 丁墨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500-2297-3

I. ①独… II. ①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8200 号

独家占有

DUJIA ZHANYOU

丁墨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燕 兮
责任编辑	苏双鸽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特约编辑	凉小小 静静张
封面设计	小 贾
版式设计	王雨晨
封面绘图	符 殊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8.25
字 数	62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297-3
定 价	59.80 元 (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7-23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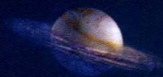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DUJIA
ZHANYOU

丁墨



超人气作家，以独特的甜宠悬爱风格自成一派，被读者赞誉：“又甜又刺激，又萌又感动”“开创了全新的言情小说模式”。

其作品多次横扫各大畅销书排行榜冠军，且均被改编为热门影视。其中，《他来了，请闭眼》同名网剧作为搜狐视频2015年度重磅巨制，成为国内首部视频网站反向输出至一线卫视的作品，引起轰动反响；2016年，《美人为馅》《如果蜗牛有爱情》同名电视剧火爆荧屏，掀起新一轮收视风潮；2018年，赵丽颖领衔主演《你和我的倾城时光》同名电视剧，即将热播。

已出版作品：

《他来了，请闭眼》

《他来了请闭眼之暗杀》

《如果蜗牛有爱情》

《美人为馅》

《美人为馅2大结局》

《你和我的倾城时光》

《莫负寒夏》

《他与月光为邻》

《枭宠》

新浪微博：@丁墨

微信公众号：dingmo66



White Time

白马时光

图书·影视

更多好书请关注“白马时光”

官方微博：@白马时光图书

豆瓣小站：@白马时光图书

官方书友QQ群：491379599

投稿邮箱：tougaoobmsg@163.com

影视版权抢购热线：13811381861 蒋女士

团购联系电话：13810019615



全球独家法律服务机构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咨询电话: 010-52292283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燕 兮
责任编辑: 苏双鸽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特约编辑: 凉小小 静静张
封面设计: 80零 · 小贾
版式设计: 王雨晨
封面绘图: 符 殊

本书在全国各大实体书店和网络商城均有售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章	噩梦降临	001
第二章	危机四伏	029
第三章	自救失败	054
第四章	进宫面圣	080
第五章	口不择言	103
第六章	与狼共舞	130

第七章	别后重逢	163
第八章	日久生情	190
第九章	坠入异世	212
第十章	险象环生	237
第十一章	虚拟空间	261
第十二章	逃出生天	284

第一章

噩梦降临

夜里十一点整，我脱了鞋，站上天台的边缘。

从这个角度向下望，大厦笔直而暗黑的玻璃外墙，像倾斜的万丈深渊，再往前一步，就是粉身碎骨。

感觉到小腿在发抖，我伸手扶住旁边的广告铁架——毕竟不是真的想死。

我只不过抱着侥幸的心理，想要逃过某个人的掌控。

那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只有十八岁。

我清楚地记得，那晚没有月亮，天特别暗。我刚给一个上初中的孩子做完家教，沿着路灯幽静的小巷往家里走。没走几步，就听到身后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我疑心是歹徒，鼓起勇气正要转身，忽然感觉到一股奇异的热流从后背窜至全身。

我失去了意识。

醒来的时候眼前很暗，只有一种朦胧的光在周围的空间里浮动。隐约可以辨认出，这是间很大的屋子，我躺在唯一的床上。墙上没有窗，摸着很硬，冰凉而细腻的质地，像是某种柔韧的金属。

这时，前方墙壁忽然开了一扇门，门的形状很奇怪，是六边形的，像是镶在墙壁里。外面的灯光透进来，一个高大的男人侧身站在门口。因为隔得远，我看不清他的样子，但能听到声音。

“卫队长。”他说，“她还好吗？”嗓音意外的低沉悦耳。

另一个声音答道：“指挥官，她很好，是个非常干净的女孩子。祝你们度

过愉快的夜晚。”

我听清了他们的对话，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感到很不安，也很茫然。

那个男人低头跨进了屋子，门在他身后徐徐关上。我看到他肩头的银光一闪而过，像是军人的肩章，他的手上还戴着雪白的手套，那颜色在灯下格外醒目。

我想看得更清楚，可是已经没有光了。

他朝我走来，脚步声在黑暗里沉稳而清晰，最后停在床边，黑黝黝的身影一动不动。

在他无声的凝视里，我的掌心沁出汗水，心脏仿佛被人慢慢揪紧了——封闭阴暗的空间、装扮成军人的高大男人。现在我担心的不是会不会丢掉清白了，而是还有命活着出去吗？

我第一反应是想问他是什么人，但很快打消了这个愚蠢的念头。

“你能不能放了我？我可以把所有存款都给你。而且我没有看到你们的相貌，可以放心……”尽管努力控制了，我的声音还是抖得厉害，尾音甚至莫名其妙地扬起，听起来就像被划破的唱片走了音。

“我只要你。”他说。

低而稳的声音，简洁有力。

我的心重重一沉——完了。

一只冰冷的手摸上了我的脸，柔软的丝质手套轻轻摩挲着。我的皮肤变得空前的敏感，他每一次轻微的触碰，都令我神经紧绷。但我根本不敢动，任凭他摸着我的脸颊、眉毛、眼睛、鼻子，最后停在嘴唇上。他的大拇指沿着我的嘴唇轻轻滑动，奇痒无比。

“你很冷静。”好听却阴森的声音再次响起，他似乎有一点好奇。

其实我被他摸得心惊胆战，整个人就像吊在钢丝上，颤巍巍地发抖。

但他听起来似乎心情不错，我鼓起勇气颤声说：“只要你放了我，我……什么都愿意做。”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对不起。”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说对不起，但已经无暇深思了。因为他脱下白色手套放在床边，然后抓住了我的肩膀。一股柔和却不容拒绝的力量袭来，我倒在了

床上。

怎么办？我昏昏沉沉地想，抗拒还是屈从？

他看起来这样高大，外面还有帮手，我根本不可能逃脱，反抗毫无意义。只有配合，才能少受点苦。这个认知像火焰灼烧着我的脑子，那么清晰而残酷。

转眼间，他的身体覆了上来，很沉，但没有预想的沉，不会令我喘不过气来。他身上的布料柔韧而冰凉，呼吸却很温热，两种陌生的气息交织在一起，让我浑身不自在。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很干脆、目的明确。先是将我的双手往上一折，固定在头顶，然后捏住下巴，他的唇就落了下来。

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他的吻。

我只在十六岁时，跟暗恋的班长接过一次吻。后来他就转学了，初恋无疾而终。

可这个男人的吻，跟男孩完全不同。他嘴里有种清新的气息，像一种没有味道的水果，隐隐透着甘甜。他吻得很平和，也很温柔。冰冷的鼻尖从我脸颊擦过，没有预想的扎人胡楂，也没有迫不及待的饥渴。他先舔了舔我的嘴唇，然后伸进去找到了舌头。我连舌头都是僵硬的，任由他轻舔。

很痒，陌生的痒，像是有丝丝的电流从舌尖传到身体里，有点不太舒服。

过了一会儿，他就放过了舌头，却几乎将我整个牙床、口腔都舔了一遍。这种亲吻有点恶心，但我身体里的电流感好像更强了。

意识到将要发生的事，我的胸口就像压了块棱角锋利的石头，堵得好痛。

周围很安静，可我仿佛听到无数个声音在脑袋里疯狂嘶喊，压都压不住，就快要将我的脑子撕裂。理智瞬间被抛到九霄云外，我一下子从床上弹起来，在他沉默的视线里，手脚并用拼命往床下爬。可一只脚刚刚下地，另一只脚踝骤然一紧，就像被坚硬的钢圈锁住了。

“松手！”我明明在吼，声音听起来却颤抖得厉害。

回答我的是极为有力的一拽，我立刻被拖回他身下，手腕被紧扣，双腿被压制，完全动弹不得。

他的脸就在离我很近的上方，朦胧阴黑，看不清晰。

“听话。”他哑着嗓子说，“给我。”

他的声音跟之前有些不同了，似乎带了某种难耐的急切。而我十八年来，从没像现在这一刻如此绝望。

根本……不可能逃掉的。

我难过得想哭。

第一次结束得很仓促潦草，我缩在床上，一点都不想动。他在床边坐了一会儿，就又靠了过来。他正面压着我，头埋在我的长发里。他胸口的肌肉很硬，紧扣着我腰的手，有薄而硬的茧。

后来，我就迷迷糊糊的了。

如果我知道再次清醒时会看到什么，我宁愿闭着眼假装昏迷，也不想面对这匪夷所思的噩梦。

当我睁开眼，发现正趴在什么毛茸茸的庞然大物上。黑黝黝的一团，几乎占据了大半张床。我吓了一跳，定了定神，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

那个男人不见了，此刻躺在我身边的，是一头巨大的野兽。周围很暗，它的眼睛却很亮。那是一双金黄的、圆形的兽眸，正定定地望着我。

我完全吓蒙了，眼前的兽，不是老虎，也不是狮子，我甚至从来没见过这种动物，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想喊，但是完全发不出任何声音。这时，它的嗓子里发出一声近乎哀鸣的嘶叫。

我真的受不了了！那个男人呢！

我拼命推它，可它的爪子牢牢抓住我的腰！

“啊！痛！”我喊道。我在干什么？对一只野兽说话？

可它的动作忽然停住。难道它能听懂我的话？

只是，明明痛的是我，难受的却似乎是它。它又发出一声嘶哑而压抑的哀鸣，庞大的身体开始剧烈而难耐地颤抖，抓住我腰的爪子力气逐渐加大。那原本明亮的兽眸，此时写满悲愤和疯狂，是那样无助和绝望。似乎下一秒，它就会按捺不住，强行将我撕裂杀死。

不，我不想死。

鬼使神差地，我颤抖地伸手，摸上了那张狰狞而恐怖的兽脸。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摸它的脸，也许是因为它看起来很难受，让我觉得安抚它，就是救自己。

手掌传来它滚烫的温度，我停住不动。它却似乎吃了一惊，侧了侧脸，舌头轻轻在我掌心舔了舔。它的舌头也很烫，我的手却很凉。是不是它喜欢这样的触碰？

我沿着它的脸，一点点地摸。它很快不再发抖了，原本昏沉的眸重新澄亮起来，定定地看着我，像人类一样在打量我。

跟它就这么僵持了一会儿，我鼓起勇气，俯低身躯，慢慢贴近它的胸膛。

“别这样好吗？”我轻轻地、一下下拍着它坚硬得像是覆了一层铁皮的胸口，“我真的很痛。”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它能听懂我说的话。

它没有一点动静。我试探性地从它身上爬下来。

它还是没有动，我松了口气。

“谢谢。”我说。忽然，下巴被它的爪子顶了起来，然后我看到金黄兽眸闪过，嘴就被热气填满。

我吓坏了，生怕它直接咬死我，完全不敢动，可它只是轻轻地把脸靠在我的身上。

终于，它放开了我，只是兽眸依旧盯着我。然后，我就听到骨骼脆裂的声音。我看到眼前的巨兽身体一点点缩小，变得修长，变得匀称。它蜷缩着身体，一直在呜咽。

我呆呆地看着，连之前强烈的屈辱、愤怒和恐惧，都暂时被丢到一旁，心里只有震惊。

最后，他完全恢复了人形，男人的身躯与我之前的记忆完全一致。只有深邃的眼眸，隐隐有金黄色的光泽，就像两盏柔和的灯，映照在黑暗里。

我全身僵硬，他却伸手抱住我，让我枕在他的胳膊上。

他忽然说话了。

“我来自斯坦星球。四年后的今天，华遥，我来接你。”与在床上的强势

不同，他的嗓音很温和低柔，带着明显的放松，就像安静的水流淌过耳际。

斯坦星球？那是什么？他是什么？为什么他知道我的名字？

他继续说：“地球的磁场环境不合适，飞船每次只能停一天。那天你什么都不必做，等我来接你。”

“为什么是我？”我问。我相信他是外星人，可为什么是我？

他还是不理我，站起来，拿过床边的衣服，一件件穿戴整齐，最后戴上了手套。我一直跪坐在床上，呆呆地看着他。

这时，他忽然伸手抓住我的脸，细密的吻轻轻落在我的唇上，我一动不动地承受着。过了一会儿他停下来，金黄的眼睛似乎正盯着我。

“很抱歉对你做了这些事。”他凑到我耳边低声说：“以后……我尽力弥补。”

我不知道要怎么应对，这一切实在太荒谬。一个会变身为兽的男人强要了我，然后说要弥补。

他松开我，走到之前的入口，不知做了什么，门又打开了，光透了进来。这回，我有足够的时间看清外面的走道。那绝不是一条普通的走道，因为银色的金属铺满了墙面、地板和天花板。一个跟正常人同样高的机器人静静站在门边，瘦削的金属面颊、赤红的晶体双眼，穿着灰色的军装，朝他行了个军礼——机器人的手也是银白色的。

“卫队长，送她回家。”他对机器人说。

“是。”那个机器人答道。我看着他刀削斧凿般的面容，感觉呼吸都要停滞。

男人在跨出门口前，停住了脚步。

“会有士兵留下保护你。此外，我要求你忠贞。可以办到吗？”他没有回头，还是看不到脸，我依然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模样。但这次我看清了，他穿着浅灰色的军装，戴白色手套，肩膀很宽，腰身窄瘦，身体匀称，双腿笔直修长。

我只想快点离开这里，胡乱点头。他没有转身，却好像看到了，沉默地迈着大步离开。门在他身后关上，室内重新恢复了黑暗。

当我再次醒来时，已经是在家里的床上，手机显示是次日中午。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安静的浮尘在视线中飞舞。我看着熟悉而温馨的房间，只觉得一切就像一场光怪陆离的梦。

掀开被子坐起来，只觉得浑身不适，到处都是吻痕，青的红的密密麻麻。我只觉得眼前根本是另一个女人的身体，那么饱满、荒糜、陌生。

我足足发了四个小时的呆，又洗了两小时的澡。穿好衣服下楼，在最近的药店买了紧急药物服下。

接下来的几天，我没出门也没上学，每天吃泡面，或者什么也不吃。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发呆，然后就是睡觉。父母在我五岁时就去世了，三个月前我刚离开外婆来这里读大学，住的是父母留下的房子。我不能去问外婆：一个十八岁的女孩被强暴后该怎么办？而且强迫我的，是拥有飞船和机器人的外星人。

我变得有点精神衰弱，总觉得被窥探，吃饭时、睡觉时、洗澡时……每当我猛地转身，背后却总是空空如也，只有一个惊魂未定的我。

我知道这样不对，也知道生活一定要继续。可我就是不想面对任何人，甚至不想面对生活。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五天后。

我至今还记得，那是夜里八点多，月光从阳台洒进来，树叶在风中沙沙响动。我蜷在房间的角落发呆，突然响起清脆的电话铃声。

是外婆。

“遥遥，你还好吗？”她慈祥的声音在耳际，“这个星期，你怎么没有给外婆打电话……”

我瞬间哽咽。

“对不起，我忘了。”我说得很慢很用力，这样才不会被她听出端倪。我还想笑，但喉咙里堵得厉害，实在笑不出来。

外婆的耳朵早就不太好了，或许她根本听不清我说什么，但她依然非常温柔地问：“孩子，是不是……遇到什么委屈了？”

我原本觉得自己已经麻木了。可她的话却像一只温柔的手，轻轻揉着我的心窝。我突然感到非常委屈，一下子哭了出来。我努力咬牙想忍回去——怎么能

当着外婆的面哭，让她担心？可泪水止不住，憋了这么多天的酸楚，全哭了出来。

“外婆，没事。”我抽泣着说，“我只是想你，很想你，想回家。”

那晚，我们俩隔着千山万水，对着电话哭了很久。外婆边哭边说，她在敬老院过得很好，每天都很开心，让我要坚强，好好生活。而我握紧听筒，一遍遍在心里说，不能再颓唐堕落，不能再困在那个噩梦般的夜里。

不能，让唯一的亲人失望。我已经成年了，现在应该是我照顾外婆，而不是让她为我操心。

在这个清冷的秋夜，我的心奇异地平静下来，那些污浊晦涩的情绪，仿佛都被外婆温柔的嗓音抹去。我觉得自己不再难过了，一点也不了。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收拾得干净爽利去上课。之后大学四年，我过得顺风顺水，毕业后也被心仪的公司录用。若说那段经历对我带来的影响，一是我似乎落下轻微的神经衰弱的毛病，总觉得有人在背后看我；二是我没有交男朋友。

而那个男人说过的留下保护我的士兵，从未出现过。

上周末我休假回了趟老家，陪了外婆好几天，并把所有钱偷偷留给她；我去拜访每一位亲戚，请求他们好好照顾她，然后我孤身一人回到了这个城市。

这天终于到了，我有些紧张，但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我早下定决心，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我都会尽力让自己活得更好。

今天是周六，我在热闹的中关村晃了一整天。我猜想白天他不会出现——因为他来过地球，却没惊动官方，说明不想被发现。

但当夜幕缓缓降临，人流变得稀少，我清楚意识到情况会变得糟糕。他可以在任何一个黑暗的角落，将我掳走且不惊动任何人。所以我决定站到楼顶上。这样每个人都能看到我——除非他决定暴露行踪，否则不能让我凭空消失。当然，万一他做出攻击行为，我跟地面的遥远距离，也能尽量避免误伤无辜。

我又低头看了看表，二十三点四十分。

最后的、决定命运的二十分钟啊。也许他掳掠成性，现在正在火星上跟某个女怪兽做活塞运动，早把我忘了呢！这么想着，我又轻松起来。

地面上已经聚集了很多围观的人。身后十多米远的地方，站着两个大厦保

全，他们足足劝了我二十分钟。我觉得很抱歉，反复向他们保证不会跳，但他们还是很焦虑。

这时，一个保全接了电话，然后略显高兴地说：“警员马上就到了！小姐，你千万别冲动！”

我没太在意，继续紧张地等待时间的缓缓流逝。

过了一会儿，楼道里响起匆忙的脚步声，两个高大的警员探身上天台。前面稍矮的那个朝我的方向看了看，对保全说：“你们先下去，这里交给我们。”他的声音有点耳熟，但我想不起在哪里听过了。

保全求之不得，立刻走了。

这个警员关上了通向天台的小门，然后矗立在门口不动。我想他大概是怕闲杂人等上来。

高个警员上前两步，盯着我没说话。

“警官，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对他说，“请不要过来。”

月光像清淡的雾气，洒在幽暗的天台上。比起保全的惊慌焦急，这个警员显得沉稳许多。他安安静静站在那里，双手都插进裤子口袋，很随意放松的姿势，身影却显得十分料峭挺拔。宽大的帽檐压得很低，我站在高处，完全看不见他的脸。我感觉他应该很年轻，但看起来是两个警员中更有分量的那个。

这时，守门那个警员忽然开口了：“小姐，请不要跳下去。如果你真的跳了，我会失去工作。”

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也许我应该安抚一下他。于是我柔声说：“放心，我不会自杀的。你们看我也不像要自杀的样子对不对？我还带了消夜……”我指了指脚边的面包，这样更有说服力，“再待一会儿，过了十二点我就下来。但请你们马上离开，因为我看到你们就紧张，说不定腿软就掉下去了。”我这么说，是因为这里不安全，我不想把两个无辜的警员牵连进来。

没想到刚说完，高个子警员忽然毫无征兆地朝我走来。

我立刻阻止，“别过来！再过来我可真跳了！”

他完全不理我，一直走到天台边缘，跟我离得很近。

我索性双手抱着身旁铁栏杆不理他，他总不能把我强拽下去。我觉得有点

心酸，自己在用这种危险的方法抵抗外星人的掳掠，可没人会信、会懂。

“指挥官，时间不多了。”守在天台入口的警员忽然说。

我不为所动。

过了几秒钟，我忽然反应过来——指挥官？时间不多了？

疹人的寒意爬上后背，我抬起有些僵硬的脖子看过去，远处那个警员正好也抬头。我看不清他的脸，却看到眼窝的位置，并非漆黑一片。而是两块圆形的、纯红剔透的晶体，在夜色中发出恐怖而耀眼的光泽。如果是平时，我会以为有人戴着闪光眼镜在搞恶作剧。可是现在……

我忽然想起在哪里听过他的声音了。

“她很好……很干净……”

那根本不是人类的瞳仁，他是机器人卫队长，他伪装成了人类。

那我身旁的警员难道是……

我的脚踝忽然一紧，已经被人抓住了。

我觉得全身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艰难地低头，果然看到戴着雪白手套的修长的手紧扣着我的脚踝。帽檐遮住了他的脸，似曾相识的低沉嗓音，像阴森夜色里流水淌过，“是我，华遥，你的未婚夫。”

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完全没想到他会以我的未婚夫自居。脚裸上传来他掌心的温热柔软，让我浑身不自在，一心只想摆脱他。于是我条件反射地抬腿，朝他狠狠踢去。

大概没想到我会攻击，他结结实实吃了一脚，头一偏，抬手覆住了脸，另一只手却依旧紧抓我的脚踝。

看到他捂着脸不说话，我有点怕。可越害怕越想抗拒，正要抬腿再补一脚，一股似曾相识的热流从他掌心传来，瞬间窜遍全身，我又失去了知觉。

当我再次睁眼，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床头有盏柔和的灯，房间一览无遗。墙壁、地板是同一种暗灰色的金属，看起来硬且韧。除了双人床，还有沙发、桌子和衣柜，甚至还有一个大浴缸。质地都很精致，但看起来没什么异样。